

浮事的，一個的士佬既故事。

作者: 連飛劍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紅色的跑車像是帶著神秘

“隨著大眾的步伐 望人人漸遠 變了更真實 不再尋夢 害怕失敗 誰來扶助我 怕再次孤獨 獨我唱歌 誰作附和~” 汽車音響中播著BEYOND的一首經典，歌的節奏和汽車的速度，形成了

強烈的對比。汽車正以時速150公里在屯門公路中飛馳。

“嘩，咁夜都仲有咁多車既”的士司機呀風用著平靜的語氣自言自語。對，在公路中飛馳的，就是他那一輛紅色跑車——豐田皇冠 2000cc 四座位皮座椅後輪驅動的士。沒有震耳欲聾的引擎聲，只有輪胎在極速下轉向的尖叫聲。沒有機械化的改裝，只有車手熟練的技術。轉眼之間，的士已到達目的地——位於屯門三聖村旁的ESSO油站。

那油站的位置很有趣，它在一條大直路的末端。路的盡頭是一條死胡同，所以每晚那處都會泊滿等待翌日上班的貨車。唯獨星期六的晚上，那處的貨車統統都會被一大堆經過非法改裝的跑車取代。貨車駛走，因為星期天是假期；跑車駛來，因為星期六的晚上，呀風會來。

“喂~大家好!” 呀風把的士泊在一旁，然後一邊輕佻地對著早已到場的“觀眾”道，一邊走進油站的便利店內。油站外的兩旁早已泊滿超過四十輛改裝味道濃郁的戰車，G RT SKYLINE，TYPE R

DC2，DC5，SUBARU

STI...。應有盡有，顯得呀風的紅色九龍的士格格不入。但偏偏車上的司機們都沒有瞧不起呀風，反而每個都對呀風投以尊敬的眼神。

“車神風，明知今晚有EVENT你就搵個夜間黎開工啦，下下放工就飛過黎，精神不足因住陣間出事丫。”一個看起來約四十餘歲的男子搭著呀風的肩膀道，“你出左事既話，叫我點同你D FAN屎交代丫。”

“史哥~咪玩啦，唔開工邊有飯開丫，無飯開邊有力飛車丫?今晚玩咩呀喂?”

“開正你果瓣丫，RX8，屯公出九龍灣E-MAX，八十萬”

“點解RX8係開正我果瓣呢?我都未渣過呢架野。我愛車係大TEC啲”

“尾驅丫嘛~”史哥微笑道“當係你架的士咁渣就得啦，我專登搵架紅色既比你架啦~ 加油啦，條匙係度”

這就是呀風每個星期六的節目——一對一的非法賽車。和傳統的非法賽車不同，兩名車手都需要用同一型號的原裝車輛作賽。集合地點則每次也一樣，所以每次賽車的路線基本上都會經過一條公路——元朗公路，屯門公路或青山公路。

第一章 風的由來

呀風是史哥的親手發掘出來的車手。一次，史哥和家人打算出國遊玩，但因遲了起床而差點趕不上飛機。

幸好，當日他坐上了呀風的的士。

他對呀風說要二十分鐘內從屯門到達機場。史哥自己也清楚那是一

個苛刻的要求，但呀風辦到了，沿途更避開了二支快相，證明二十分鐘內駕駛一輛滿座的的士從屯門到機

場對呀風來說根本是游刃有餘。

史哥當天下車後匆匆拿過呀風的聯絡電話，就出國遊玩去了。

回國後，史哥遊說呀風參與每星期六的賽車活動。

呀風覺得反正不用出錢就可以試著駕駛不同的車輛，

亦不拒絕。

最初史哥也不對呀風抱有信心，始終說到底呀風也只是一個“開車比較快”的的士司機而已，開的士和開

跑車不同。史哥問呀風的第一個問題：“喂~棍波你掂唔掂架？”“掂~我自己都渣開大TEC既，試過屯門公

路飛贏架掃巴架。”

還記得呀風的處女戰，那天晚上下著微雨，路線是從屯門到荃灣的“短途賽”，駕駛的車輛是NISSAN

FAIRLADY Z33。

那晚呀風同樣駕駛的士到達集合地點。當呀風下車走進油站便利店處和史哥交談時，把車泊在油站兩旁

的觀眾都用難以置信的眼神看著他，口中念念有詞地說“唔係掛，的士佬？”他們都清楚那個從的士走進

油站的，就是當天晚上的車手。因為根據他們的潛規則，非參賽車手是沒有走進油站的權利，更沒有和

史哥交談的資格。

“好簡單，上車，砌贏果邊條友就得架啦。”史哥對呀風說

“呢架！？LADY黎架啫！”呀風驚訝地說

“係丫？唔識渣丫？”史哥問

“咁又唔係。不過我未渣過呢D貴野，驚驚地姐。”呀風一邊摸著車門一邊說道

“驚咩丫，咪又係車一架。上車啦，開波喇。盡情玩啦”史哥把車匙丟給呀風，然後坐上自己的座駕
- S2000。

呀風一邊發動引擎，一邊想：“條友渣得架咁既辣既野，手車都唔會衰得去邊啦，咁都要搵我做車手？”

呀風和他的對手把兩架fairlady
Z33並排停在路口，等待指揮燈的信號。呀風心想 “吓，搵呢支紅綠燈

黎做signal？呢支燈有得數架啲。拿，對面轉完燈之後就..... 3，2，1.....” “轟!!!”
一聲日產車獨有的引

擎聲劃破夜空，呀風駕駛的那輛紅色lady在近乎“先讀”的情況下成功佔先對手，
搶到內檔的有利位置轉上

連接屯門公路灣位處。

“嘩~LADY即係LADY，好力到丫”呀風心想 “三波地板都上到百三，真係不得了。”

由於“先讀”起步的關係，呀風的車在上了屯門公路時，已佔先對約五個車位了。

第一章 初試啼聲

"好，係時候爆啦"呀風左腳踩著離合器，把波段再推高至五檔。當他左腳完全離開離合器時，他的右腳

立即把油門踩盡。在高轉數的推動下，lady發出了像女性高潮般的嘶叫聲。

推背的感覺把呀風的集中力推至頂點。此該，呀風的每個動作都是本能。減速，轉向，再加速，全都不需

思考。呀風的心思早已不在這場比賽。他現在只想好好享受這名淑女。

當比賽至中段時，已經沒有人——包括呀風的對手和三十多名觀眾，能看見呀風的尾燈了。

對，在這場一對一的比賽中，想當個觀眾看畢全程也是要講求資格的。

在以前的比賽，觀眾駕駛的車把比賽車超越的情景並不罕見，說到底比賽用的車也只是原裝車輛，在馬力

方面當然和其他觀眾的改裝車有一段距離。但像今次一樣，比賽車把其他車輛甩得無影無踪卻是頭一遭。

當對手走至深井末段時，呀風已在荃灣終點等候著了。

呀風下車舒一口氣，同時回味著剛才強烈的速度感。在他點燃起一根香煙，抽了約三口後，第二輛車來到

了。是屬於其中一位長期觀眾"哈皮"的戰車——Honda Civic FD2

"喂你洗唔洗快到咁丫？痴線架你？"哈皮說

"OK啦，如果唔係架車180就CUT油，應該可以再快d"呀風回應道 "不過都好爽架啦，平時渣開架車

百六都上唔到，而家上斜都可以踩到一百八，真係....."

呀風還未說完，哈皮就把他打斷 "咩話？你架野會cut油架？唔係掛，無理由我踩到兩百三都仲會慢過

你架啲"

呀風回應說 "唔知丫，你當我走捷徑囉，哈哈。"

當他們的話題結束時，其他車輛也陸續到達終點。呀風的對手是第八個到達，而史哥則是第十個。

"抵佢贏既，連命都唔要！"呀風的對手忿忿不平地把八萬元交予史哥，再默默地離開。他今次著實

是輸

得太難看了。

史哥把八千元抽出來交予呀風，並說“人地話你命都唔要丫，下次唔好渣咁快啦。”嘴巴帶著不懷好意的

微笑。

第一章 Noisy

把八千元放進銀包的一刻，呀風一臉漠然地問 "吓? 玩完架車仲有錢收? 咁著數?"

"係丫~爽唔爽丫? 爽就下次黎過啦。我莊黎架，你唔黎我都要搵第二個幫我飛架啦" 史哥說

"但係我的士佬黎渣啲，砌輸左我無錢比，炒左又無錢賠"

"咁你今晚又上車?" 史哥問呀風

呀風笑著道 "咁我諗住反正同你唔係咁熟，玩一次半次出左咩事要走你數都唔難丫嘛。但而家有下次

啲，呢D野就唔係講玩笑架啦。"

"死仔丫。不過你放心，做得我車手我就唔會待薄你既。第一: 每次贏錢我都會分一成比你，輸就唔洗你

比。第二: 架車有咩事都唔會要你賠。咁樣O唔OK?" 史哥一邊點起香煙，一邊問呀風

"咁既條件有無可能會唔接受丫我?" 呀風說

"你以為好著數呀? 你唔好唔記得你係渣車搵食架。你比差佬捉到，停牌既話我唔會養你架，你自己諗清

楚啦。" 史哥一臉認真地說。

" 史哥，唔怕話個行內既秘密你聽丫，其實有大把的士司機比人停左牌都照開工架....." 呀風輕聲地再史

哥耳邊說。

" 唔係掛....." 史哥說

從那晚開始，呀風就當上了史哥的車手。亦從那晚開始，的士車神的傳說就開始了.....

第一章 風狂

從那晚開始，呀風的的士車牌不停在電召台上出現，令的士界捲起了一陣「風狂」。「PK167，機場

出深圳灣指名搵你問你有無車。」「PK167，灣仔返屯門指名搵你問你有無車。」「PK167，尖咀返

天水圍指名搵你問你有無車。你咩事丫你？做鴨黎呀你？Call
的士都會指名搵你既？仲要一日三次？」連

電召台的台姐也禁不住八掛一下：「我做左咁多年Call台都未試過。」

最初聽到電召台指名自己的車牌，呀風也不禁訝異。他心想：「唔通上次汁左人部Iphone比人認得車牌？

無理由丫，區區一部IPHONE姐，無理由咁小氣架，你話係
S4就話姐。但又無理由有生意唔做架，好，

就睇下邊條友仔咁串打上電台指名要我做佢生意！」

到接了客後，呀風才從那位客人口中得知他當晚賽車的事蹟已被廣傳，一傳十，十傳百。故有不少當晚在

場，或不在場的人都想和他見個面。有不少女士更想借坐車為名，結識一下他，結識一下這個當日帶著一

部紅的到油站報到的傳奇人物。

「到啦。喂喂先生你未找錢丫」

「睇，你果晚砌贏大發，幫我贏左七千幾銀，呢度少少意思，記得今個星期六再黎丫。」客人A這樣說

「到啦。喂喂小姐你未找錢丫」

「你今個星期六晚先找返比我啦。再唔係你今晚上我屋企找比我都得架風哥，你又唔係無我地址，我就住

係呢座七樓八室渣嘛，我自己一個人住架。」客人B一邊把身體移近呀風，一邊這樣說。

總之，呀風就這樣度過了夢一般的一星期。說是夢一般，因為他這個星期平均每天的生意額高達四千元，

簡直尤如每天都掛八號風球一樣。還強行被三十多名女性拿取聯絡電話和被五十多名女性有意或無意地在

車上性騷擾（雖然他也很樂意）。

第一章 危險，經已在前面

鏡頭一轉，呀風正在輕輕地撫摸著這架紅色RX8的車身，並喃喃自語地道 “你睇你，人又紅色你又紅

色，我架的士就日日都識幫我搵錢，你呢D衰跑車就日日淨係識燒錢。轉子引擎下話，食偈油下話。

拿，我今晚就比個機會你去第一次搵下錢，你只要快過隔離果架同你一模一樣果架車，你就搵到好多錢架

啦，叻過好多的士架啦，我渣左咁多年的士都未見過有一架可以一晚做到幾萬蚊生意，所以.....”

大家對呀風呢種精神病式既自言自語見怪不怪，自從呀風做左史哥車手之後，已經差不多半年，每個星期

六他在比賽前都會在車前做這些動作。

“嗯，他是在和車輛溝通，不愧是風哥。” 一名自認為自己駕駛技術只在呀風之下的觀眾是這樣理解呀風的

動作。

“嘩，佢好Cute呀，同部車傾計喎，好可愛丫~” 在場的MK女仕是這樣評價呀風的動作。

然而真相其實是呀風每日都要自己駕著的士東征西討，早已習慣當車輛是人這樣來看待。而自言自語更是

他每天在沒有接客時必須要做的動作，不然在漫無目的地等待客人上車的路途上，他很容易就會睡著，真

是可憐的的士司機。

“拿，準備，3·2·1·GO

!” 在一名隨機抽取的觀眾發出訊號後，兩聲帶著轉子引擎獨有的尖銳咆哮聲

發出。順帶一提，由於呀風的士司機的身份，加上他處女出道戰時神一般的起步，實在不難令人聯想到那

支紅綠燈實是呀風的好朋友。故此從那一戰開始，每星期六的比賽都改由人手發出起步訊號，呀風和史哥

也為此而傷心了數十分鐘。

“轟”的一聲，兩車起步，呀風慢了半分，然而大家也見怪不怪。反正自從取消了紅綠燈起步後，呀風每次

起步都從未試過比對手快。然而奇怪的是，呀風的對手在起步後竟沒有一直順走，而是把車強行切到呀風

前面。

“重DUP？”呀風一邊輕描淡寫地自語，一邊踏下剎車腳踏。在避過此次攻擊後，前車已把呀風拋離約兩個

車位。

“喂，一早同你講左呢個傻佬茅到飛天架啦，頭先都話佢起完步例牌重DUP一野兇人，你頭先果下做咩唔

抽頭過佢呀？”呀風耳中的藍牙耳機傳來史哥的責罵聲。

“吓，你頭先有講過咩？我聽唔到既？講多少少條友D野黎聽下啦。”呀風回應道。

“頭先我講晒架啦，唔該你唔好次次都掛住同架車吹水唔理我啦。呢條友叫咩名就無人記得，但個個都叫

佢殺人王，出晒名茅。同親佢跑次次都無人返到終點，一係佢隊炒你，一係佢隊你唔中佢自炒。所以次次

同佢跑個賭注都特別大，因為架車多數都會Total lost架啦。”

“吓？今次賭好大架？”呀風問

“八十萬銀呀風哥!!!!!!”史哥叫道 “開車前講左你知架啦!!!!”

“哦，得啦。”呀風態度依舊

第一章 耐性

兩架車輛一前一後地進入屯門公路，沿途殺人王不斷頂著呀風的去路，兩輛車的剎車燈此起彼落，呀風多

次想抽頭避過殺人王，但一來殺人王的封阻強得如NBA球員一樣，二來屯門公路大修路，路面窄了不少，

所以呀風只得捱打。

“頂你丫……嘩！”

本來作為一個專業的的士司機，此等

“重DUP玩野式”的攻擊現在見怪不怪，一天路上也遇不少，然而殺人

王今次的攻擊卻能令呀風一改輕鬆神色，大嚇一跳。因為殺人王之前一直都是用踏剎車板的方法來剎車減

速頂著呀風，而每當剎車燈亮起，呀風也能有所警示地防備。然而今次殺人王改用拉手制(Hand Break)來

剎停車輛，故此剎車燈根本沒有亮起，令呀風也險些著了道兒。

“好，我忍你。”呀風發揮他作為一個專業司機，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的耐性，默默地跟在殺人王車後，

保持著一後不近也不遠的距離。順帶一提，此戰其他觀眾都選擇與兩車保持極遠距離，以免殃及池魚。有

些觀眾甚至選擇放下自己的愛車，去“痴車坐”。故此今晚觀眾車輛數目比平日要少得多，但每架車子乘

客數量卻比平時多很多。

第一章 風的盤算

保持距離後，殺人王也不能再做什麼，只能好好守著每個灣位的內檔線位。去除了殺人王不要命的“茅柴”

式跑法，他只是一個很普通的車手，在數個灣位呀風其實也有機會爬頭，只是殺人王總在最後關頭把內檔

的線位封掉，而呀風也不欲與他硬碰，即使他知道車子毀壞了也與他無關，可能這就是一位專業司機對車

輛的尊重吧。從殺人王的跑法來看，呀風知道他現在已經不是看著前路駕車，而是一直望著後鏡。

戰況一直膠著，因為呀風正默默地等著一個機會-----上汀九橋前的一個右灣。此處的修路工程在灣後約

五十米後才開始，故此這灣角是現時屯門公路上最寬闊，同時亦容許最高速的一個灣位。而此灣前段的一

條落斜大直路也能讓車子更容易加速，再加上.....

“尋晚車個客出去，我記得呢段路成堆街燈都壞晒，以政府做野既速度，應該無咁快整好既~”

呀風想得沒錯，這段路現時仍然是黑漆漆一片，加上路面上根本一架車也沒有，所以雙方經過這段路時，都只能依靠依稀的月光和車輛的車頭燈來確定路線。

第一章 滑稽的反擊

對殺人王來說，情況簡直是糟透了。一來他是前車，沒有車幫他開路照明；二來他根本不能專心望著前

路，因為他要不停望著後鏡中的呀風。

突然，殺人王的後鏡中，失去了兩點光量。“吓，唔係下話！”殺人王驚叫，因為呀風把他的車頭燈關上

了，而呀風的車，亦發出了尖銳的嘶吼聲-----明顯的地板油，明顯的不要命。

殺人王在驚惶中，本能地踏下油門，扭軚右轉，把灣路的中快線都盡量封著，祈望不要命的呀風會在最後

關頭踏下剎車板；不然最多就平局收場，大家在醫院，或停屍間握手言和。好運的話或許大家也能留條全

屍。

引擎高昂的轉數聲依舊，和殺人王預料的一樣，一下踭趾呼油的声音，五檔轉四檔，再地板油。呀風這些

動作全都通過引擎的歌聲傳達到每一位聽眾，尤其是殺人王的耳中。而殺人王亦已做好撞車的準備。

“唉，估唔到條友仔一路都咁忍得，到呢一刻先選擇黎攞炒我。可能我頭先果下handbreak真係激嬲左佢，

又或者可能我真係太茅啦一直都.....”

正當殺人王在誠懇地反省之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沒有“攞炒”的場面，因為呀風正在控制著處於

打滑邊緣的鐵塊，在中慢線，則灣位的外檔，試圖著超車。“拓海式熄頭燈再加華迪爾式around the

outside，東西方絕技合而為一，抵輸啦靚仔~”呀風心想

兩車並排出灣，呀風的車在直路上佔先約五份一個車位，然而.....

“收皮啦你可以”呀風招牌式的自語。

“喂，咩事呀？”殺人王惶惑地說道。視線不停望向左方離他愈來愈遠的呀風。

黑漆漆的道路，高速的轉向，分神的反省，造就了滑稽的一幕。殺人王的rx8在出灣後佔著快線的直

路。

他的車亦已追至和呀風並排，可惜修路的雪糕筒已把他和呀風分隔開。

“拿，呢鋪你老豆唔洗疊羅漢啦，因為你唔係直入元朗，而係直出荃灣。”風自說自笑。“如果我行三號

幹線都要慢過你，我點對得住冧拿師傅呀。”

第一章 殺人王的報復行動

不出所料，呀風首先到達e-max場外的的士站。

接下來的依舊是哈皮，然後各個觀眾的車輛都魚貫到達，現場約有十五六架跑味濃郁的車輛在道上兩旁排

開，車上的乘客紛紛帶著同一個疑問走下車箱：殺人王在哪兒？他們沿途都不見殺人王的影蹤，只以為他

和呀風早已到達終點，殊不知現在只見到呀風一人。

“ 佢唔識路。” 呀風一句話語，解開了眾人的迷團。

“ 轟！” 殺人王來了。從車頭玻璃中看到他面上帶著不忿的表情，但他下車的一剎那卻立時笑容滿面地走

向呀風身前，與他握手。

“ 風哥不愧係風哥，心服口服。” 殺人王一邊說，一邊望著手上的陀飛輪。

“ 喂喂史哥呢度八萬銀先，聽日過埋條尾數比你，你數數佢先。” 殺人王一邊說，一邊望著手上的陀飛輪。

“ 洗咩數丫。拿，一齊落九龍城食宵夜，我請！” 史哥向殺人王說。

只見殺人王已匆匆登上戰車，頭也不回地走了。只在空氣中留下一句“ 唔洗啦～你地食得開心d啦=s mall啦=x-small啦～”

正當眾人對殺人王匆匆離去之事感到奇怪的時候，遠處傳來一陣響笛聲。

“ 差佬丫!!!!散水啦喂!!!!” 哈皮大叫道。

眾人立即朝最接近自己的車輛跑去，務求第一時間離開現場，很多車主更未等齊人就駕車絕塵而去，導致

路上有很多“ 無主孤魂” 混亂地找尋著可讓他們登上的汽車。

呀風也第一時間登上戰車，但在他準備離開之際他發現了她，留著一頭秀麗長髮的她，正手忙腳亂找尋可

乘坐的車輛。

“ 上我車呀，快！” 呀風熟練地把乘客坐位的車門打開。

“ 呃...呃，得啦” 少女道。

“轟～嘶”呀風右腳踏盡油門，吐盤盡向右邊扭去，左腳把一直踏到底的離合器彈開，車輛立時180度掉

頭，在地下留底深深的吐痕。呀風的專業告訴他，在這段夜深時份，Emax至Maga Box一帶的路段根本

不會有車行駛，故此他能放心地逆線而行。而他的決定亦絕對正確。呀風順利逃脫。

車子到達彩虹交處，呀風先開口問：“小姐去邊度？”

“呃……嘻，油塘丫唔該。”少女笑道，伴隨著她銀鈴般的清脆聲音。“果然係專業的士佬喎。”

“夜媽媽跟人去睇賽車，仲差d比差佬拉埋，問你驚未？”呀風嘗試反擊一下。

“呃……我都唔係去睇賽車，我去睇你渣嘛。不過都睇唔到既，悶到死。”呀風開始分不清少女是正在說

話還是在唱歌。她的聲線輕柔但有力，節奏快但字字清晰，聲音清脆而不尖銳，讓人想一直聽下去。

“而家你咪睇飽佢囉。依家就嗌悶，頭先比人掉底係條路度果時呢？刺激唔刺激呀？”

“呃……仲好講，嚇到我死丫。比我呀媽知我比人拉左，肯定會擔心死佢丫……”少女一險淘氣地說。

“哦，仲識諗呀媽就唔好參加呢d非法活動啦～”呀風嘗試用成熟的表情說出這番話。

“呃……其實最衰係你囉，不過你放心，一定無下次。”少女說。

“嗯，小姐請問油塘邊忽放底你呢？”風問。

“嘻，前面巴士站丫唔該。”少女笑著道。

“你講呢句野之前做咩唔”呃”既？”風問。

“呃……一時漏左姐。”少女底頭道：“咁小事你都留意到既？”

“因為真係好煩，你係咁不停呢。”風說

“……我落車啦，唔該晒您”

“喂，你叫咩名丫？”風問

“……我叫關芝琪。”

“吓……關節技？好好打既唔通佢？”風心想。

第二章 意料之外的關節技

翌日，呀風如常開工。他已不窮，只是不開工無所事事不知為何，故依然堅持只在星期五休息一天，其餘

日子皆照常開工。今天是星期日。

“pk167，兩枝旗任你揀：油塘去牛頭角，或者荃灣去機場。應該唔洗諗啦下話？”台姐有神沒氣地報

柯打”。在這半年期間整個的士call台甚至整個的士界都早已習慣了這種指名呀風的“柯打”了。

“油塘？關節技？”風心想。

“我要油塘支旗丫唔該”風回報的士台

“pk167，你接油塘支旗呀？”台姐精神抖擻地確定一下。

“吓？”“吓？”“吓？”“吓？”“吓？”“吓？”

差不多全港有加入電台的的士司機都“吓”了一聲。

“呃.....係丫，我一陣要去牛頭角買野，順一順路。”風語無論次地回答。

“我哋咩野呢，同埋咩野叫做順一順路呢？”風心想。

油塘，關芝琪正站在上次和呀風道別的巴士站旁，身邊帶著一件行李。

“關節技小姐，點解咁短途都要call小弟黎車你呢？”風下車，走向芝琪問。

“呃.....其實我要去何文田架，但頭先我講錯左話去牛頭角。”芝琪吐吐舌頭道：“唔好講咁多住啦，幫

我搬左架波車入尾箱先啦。”

“波車？咩黎.....嘩，好重呀，咩黎架？”風問。

“呃.....保齡球黎架，我要去何文田保齡球場打比賽呀。”

“打比賽？好勁架你？”風問道。

“呃.....係丫。除非係我唔集中精神，自己失準。如果唔係，香港應該無女仔贏到我既。”

“咁勁！？我一陣可唔可以去睇下呀？”風問。

“呃.....可以，但唔好企咁埋。”芝琪答道。

“點解既？”風不解地問

“因為你企太埋會令我分心失準。”芝琪別開頭道。

一陣沉默.....

在車子快要到達目的地時，呀風才能把話題接上：“你頭先又無”呢”啦”

第二章 耀眼的關節技

到達，風幫芝琪從車尾箱拿出波車

“你去保齡球場先啦，我泊好車再靜靜雞係遠處望你打啦。”風說。

“又唔洗靜雞雞既，唔好企太埋就得架啦。”芝琪答道。

“你做咩又唔”呢”？”風問道。

“你上次話煩，我戒緊啦。”芝琪道。

風沉默。

風泊好車，匆匆趕上保齡球場。

“痴線架，搵個位都要成粒幾兩粒鍾，都唔知咩鬼地方黎既，咁既山卡拉地方一到星期日都可以有咁多人

黎既。”風自語。

當他對達球場，只發現大量觀眾都聚集左球場中間的兩條球道，而球道上有三名球手正在比賽，卻不見關

芝琪的蹤影。

“佢唔通已經比人KO左，仲走埋添？”風心想

在球場中搜索了一會，呀風終於發現了關芝琪。她正在球場邊緣的一條球道上自顧自地打著球。

“喂，你做咩自己係度自閉打波既？唔係打緊比賽架咩？”風一邊問，一邊打量著關芝琪。

她換上了一件有領運動服，領口的四顆扭扣都沒有扣上，約隱約現地露出了沾著汗水的乳溝。下身穿著一

條超短運動裙。雖然內裡明顯的有一條打底褲，但仍難免讓人想入非非。一頭烏黑秀髮束成馬尾，令樣子

秀麗的芝琪臉上更添一分英氣。右手戴著保齡球專用的鋼鐵護腕，左手輕輕的把保齡球夾在腰間。很美，

也很專業。

“呢.....頭先岩岩已經打完六局資格賽，而家打緊梯級。果邊打緊果三個人係頭先資格賽既第二、三、四

名。佢地勝出果個就可以黎挑戰我，因為我係資格賽既第一名。”關芝琪平淡地解釋著現時的戰況。

“勁啲～”呀風舉起雙手的手指公大讚

“但點解你唔休息下，反而係咁遠既球道上面自閉打波既？”\

“呃.....因為如果我停低唔打波既話，身體就會cool
down晒。咁一陣一開始決賽既時候我就可能會發揮唔

到。而對手因為岩岩已經打完一場梯級賽，所有肌肉都仲處於作戰水平。所以我要係呢度不停keep
warm

自己。同埋係咁遠打唔係因為我自閉，而係怕會騷擾到果邊比賽緊既球手姐。”

“哦.....”呀風接不上咀，他不太擅長認真的話題。“哈，你對先講野係度 “呃”
啦，仲話戒緊。”呀風試圖

讓氣氛輕鬆一點。

“企開少少，到我出場啦。”關芝琪站起來，眼神銳利地望著剛分出勝負的球道。

第二章 光與暗

決勝戰開始，沒有激烈緊湊的戰況，只有一面對的欺凌。

關芝琪的對手在頭七格中擊出了三支全倒，但同時亦有兩個分瓶。到第七格分數只有137分。

而關芝琪在頭七格連續打了七支全倒，大有打出滿分300分的勢頭。簡單來說，勝負早在比賽進行至一半

的時候就分出了。因此此時有部份觀眾已提早離場，留下的，大都是有份參加這個比賽的球手，或想見證

滿分出現的人，又或是準備捕捉勝利一刻的傳媒朋友。

最後，關芝琪在第十格打淨了一支十號瓶。擊不出滿分，但仍已279分對197分壓到勝地擊潰對手。

“恭喜關芝琪小姐再一次得到保齡球世界杯香港區選拔賽的冠軍，同時亦獲得代表香港到法國里昂參加保

齡球世界杯的資格! 她將會再兩個月後的今天出戰法國，讓我們祝願她能再創佳績!”

關芝琪在頒獎嘉賓手上接過獎杯，高舉過頭。場內所有人都拿出攝影機，拍下這名英姿煥發小姑娘的樣子。

在接受完傳媒訪問後，關芝琪走到呀風跟前，說 “我地去邊度慶祝好呀?”

“上到車先慢慢諗啦!” 呀風回答道，心中有點不是味兒。

“佢打贏比賽就上晒報紙電視，仲有得代表香港去法國參賽。我呢？贏人九條街又點，咪又係要比差佬

追。唉.....”

第二章 忘記了世界這分鐘

車箱中，關芝琪坐在乘客位休息，呀風則幫忙執拾她的波車和獎坐到車尾箱去。

“喂，個獎就咁掙落尾箱得架拿？你唔怕壓爛？” 風問

“呃.....爛左就由佢啦，反正呢D獎座我屋企大把。” 芝琪微笑道，但她突然像想到什麼似的，大叫道：

“喂喂喂，都係唔好啦，你拎返個獎出黎丫，我都係怕會壓爛啦。”

“超，又話咩屋企大把呢D獎~扮晒野。” 風不爽地道，因為他要重新把波車搬出車尾箱，拿出獎座，再把

波車重新放進車尾箱。那架波車上戴著三顆保齡球，每顆十五磅。

關芝琪接過呀風拿給他的獎座，饒有興致地摸著，看得呀風一頭霧水。

“做咩好似咁錫個獎咁，未拎過呢個比賽既冠軍？” 風問。

“呃.....唔係呀，今次係我第三次贏呢個比賽啦。雖然次次去外國打總決賽都輸，但係香港打既地區選拔

賽對我黎講其實無咩難度架姐。” 芝琪說道。“咁而家去邊丫，我好肚餓呀.....”

“你食返晒你D “呃” 應該都飽架啦。” 風說。

“.....我戒緊架啦，對唔住呀。” 芝琪一臉內疚地說。

“喂喂，唔洗道歉呀，我講下笑架渣。你今日贏盡全場掌聲，你主角黎架，笑返下啦。你想食咩我都識揸

車戴你去食，你放心講你想食咩啦。” 風連忙說道。

“嗯.....我想食串燒。” 芝琪說。

“好！就串燒啦！我而家就車你去深水埔一間好好食既串燒店度食野，食飽之後我地再去紅館睇Eason演

唱會，好唔好？呢個慶祝程序夠唔夠開心？” 風笑著道。

“你.....你專登買定飛黎同我去睇演唱會？無可能架，今朝係我Call你車架啫，你點可能預備得咁完美架。

Eason飛啫，你排左幾耐隊先買到架？” 芝琪驚訝地問。

“唏，頭先你打緊資格賽果時，我已經係網上面買左兩張炒價飛返黎啦。Eason尋晚場演唱會唱到爛晒聲。

今朝黃牛黨D飛放都放唔切。”

風繼續說：“頭先聽你話去打比賽，又咁勁又話無人夠你打又點又點。所以

我就去買定兩張演唱會飛，如果你贏左比賽我地就去慶祝；如果你輸左呢，就用黎安慰你。好彩而家我地

係可以開開心心咁去姐。”風笑說

“呃.....我好感動呀.....你係咪想溝我呀？”芝琪眼泛淚光，認真的望著呀風，單刀直入地問。

“唉！死火啦，行錯路添！的士佬行錯路講出去真係笑大人個口啦。死啦，要搵路轉返過果邊添。”風嘗試

轉移話題。

呀風又怎會讓芝琪知道，那兩張演唱會飛其實是早兩日一名乘客遺留在的士上的“禮物”呢。那名乘客把

整個銀包遺留在呀風的的士上面。作為一名專業的的士司機，呀風把銀包內的東西洗劫一空後，再把銀包

連同失主的個人證件放進郵筒內。本來呀風打算今晚自己一人坐兩個座位，舒舒服服地看一下爛聲的

Eason如何表演，殊不知卻誤打誤撞地造就了一幕如此浪漫貼心的情節。

縱然Eason在演唱會中真的聲爛如牛，但歌聲聽在二人耳中，依然甜蜜如絲。

“忘記了世界這分鐘 跌進了這愛的裂縫 燃亮燭光 只管相擁
來佔據了這晚星空 捉緊一剎那的認同

如夢的將來 儘管一點不懂 完全明白是放縱 但是只得這刻可相信 未來又怕會 終於都撲空.....

第二章 閒聊

及後，呀風和芝琪每日都通訊。在言談間，呀風明白到芝琪是一位完美如天使的女子。她除了善於打保齡

球外，亦是鋼琴演奏級的音樂才女。她閒時會到社區中心當義工，現時任職於中環的寫字樓.....等等。要

數她的缺點的話，大概是她的腦筋怪怪，心思常常不知飛到那裡去了。而且也有點人格分裂，平常總之呆

呆的，但只要有談及保齡球或音樂，就會變得很認真，也很專業。還有，她的讀書成績不好，會考只得十

分。

而芝琪亦對呀風的認識加深了很多，不再止於

“他的車很快”這種程度。當她聽到呀風是一名大學畢業生的

時候，她簡直覺得難以置信。

“呃.....你大學畢業？”芝琪問。

“Of course ! Shit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in the major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呀風用一口流利的英

語回答，用行動展示他大學生的水平。

“只不過我讀果科實在幫唔到我搵工，加上我又由細到大都好鐘意

揸車，結果咪索性走去揸的士囉。其實係的士界有好多人學歷仲高過我，好似之前上晒報紙果個非禮醉娃

既的士司機，佢係IT碩士添呀。果時我同佢一齊拍住搵食，佢同我呻到樹葉都落埋，話自己堂堂一個碩

士，讀咁多書，都要走去揸的士，條氣好唔順。所以就走去做D普通碩士生做唔到既野，就係一邊揸的士

一邊揸波。唔好意思，希望你能原諒我的粗鄙用詞。”

“呃.....你之前同佢拍住一齊搵食？即係佢揸完D女就比你揸？”芝琪完全不介意用詞粗鄙。

“當然唔係啦，我堂堂一個Shitty U畢業既學生點會做埋呢D野。果時我同佢一齊揸架車落去D酒吧街，佢

就專搵醉娃，我就專搵醉鬼。”風說。

“呃.....你男女通殺架？” 芝琪疑惑地說。

“.....當然唔係啦。我專車果D飲大左既外國人，你知佢地飲大左之後成日都係度好大動作咁揮手揮腳架

啦，佢地成日都會跌晒D電話係架車度架。我果時最勁試過一車車三個鬼佬返赤柱，之後執到三部電話同

一部電子手帳。” 風說。

“呃.....咁都得呀？你都幾無良架喎.....” 芝琪道。

“我唔算無良啦，我總算真係送到佢地返目的地丫。電話果D係佢地自己唔好好保管財物姐。” 呀風愈說愈

興奮：“我有個同事仲衰呀。佢叫阿牛，佢呢，就日日都係天水圍交更既。有一次就黎夠鍾交更，但係尖

沙咀有一家四口外國自由行截佢車，話要去Ocean Park，佢就扮晒野一下就衝左去Wetland Park。人地

不停係度What the Fuck。佢就扮聽唔明，淨係Say Sorry，仲同人講 Many things to play here ga, a lot of slide show ar咁喎。

咁人地吹佢唔漲，唯有落車啦。人地比張一千蚊佢找，佢就找返八張紅衫魚比人，但其實果D一百蚊紙就全部

台幣黎既。你話我算衰唔衰啦？” 呀風反問芝琪。

“呃.....咁比較起上黎你直頭係良心車長添啦。” 芝琪說

“當然啦！By the way你今日呢通電話已經 “呃” 左好多次啦，請你留意一下。” 呀風故作正經地說。

“Sorry.....一時無留意，嚟” 芝琪說。

“丫，仲笑？” 風回答道。

就這樣每日閒聊著，兩人的感情就伴隨著日子日益增長。

第二章 奧蘇利雲的比喻

時光不等人，轉眼又一個星期六。

“你今日黎唔黎睇我呀？”呀風一邊載著乘客去旺角，一邊whatsapp問芝琪。

這舉動明顯讓坐在後座的乘客有所不滿。

“唔去啦，費事一陣又好似上次咁驚險，同埋我話左無下次。”芝琪回覆

“Ok。今晚賽完搵你食糖水？”風真的很想見到芝琪。

“恩，電聯啦，最多等到你四點。我聽日中午二點要去老人院做義工，你都係。”芝琪不停傳送“你都係”

三個字至呀風的手機。令呀風不禁失笑，回覆道“好，你話點未點囉。”

“你今晚賽車小心d。”芝琪說。呀風感到一陣暖意湧上心頭。

“恩，放心。除非係我唔集中精神，自己失準，如果唔係，無人可以快得過我！”風回應。

“喂！司機，你揸車揸好少少啦好嘛。有無牌架你？隔離架巴士都快過你啦，咁我不如去坐巴士啦！一路

揸車一路玩手機，揸車望條路架嘛。一係你落車等我揸啦，等我教下你點揸車啦，仆街！”乘客連珠爆發

地罵著。

呀風一邊回答乘客“先生，你有無見過奧蘇利雲篤波要瞄架？”一邊繼續whatsapp芝琪“我而家要揸車

啦，陣間再傾。”

“奧蘇利雲篤波點會唔洗瞄呀，九唔搭八，揸快小小啦唔該你。”乘客繼續咀上不饒人。

呀風徐徐關上電話螢幕，把頭轉向後座，右腳慢慢踏深油門，說“其實佢係扮瞄架渣，傻仔。真係要瞄既

邊有可能咁快打鋪147呢？”

“望前面呀司機！！！”乘客驚慌地叫道。

呀風把頭轉回前面，一腳地板油，推背的感覺令乘客不禁大叫出來“呀！！！慢d丫司機，太快啦！！！”

好危險呀！！！”

“ 啱一半，係好危險，但其實一d都唔快。” 風說。

“ 司機，你冷靜d。頭先我語氣重左小小，係我唔啱，對唔住。” 乘客求饒道。

“ 太遲啦！！！！！！因為我已經集中精神啦！！！！”

三分鐘後，到達目的地，乘客帶著難以置信的神情下車：“ 我.....我仲存在？”

“ 嗯，係咪有所頓悟呢？拎兩舊水黎啦快d。” 風指著顯示為148.6元的咪錶說。

“ 哦.....哦，唔該晒司機。” 乘客拿出二張一百蚊紙交予呀風。

“ 嗯，你走得啦。” 風把後座乘客位的門打開，並一邊whatsapp芝琪“ 得啦，個客落左車啦。”

“ 咁快？短途客都有本事上到你風哥車？靚女黎架？” 芝琪回覆。

“ 當然唔係啦，個婆婆行動唔方便，我咪街頭送佢返街尾囉。” 風一邊打，一邊竊笑。

“ 風，原來你咁好人架！好人會有好報架！” 芝琪用錄音把這段說話傳送給呀風。聽到芝琪真誠讚美自己

的聲音，令呀風不禁有點內疚。

“ 係呀，因為個婆婆同你好似樣架！又係肥肥矮矮，成粒馬蹄咁。” 風胡混過去。

“ 哼，唔彩你呀！” 芝琪失笑地回覆。

第三章 遇見了你

星期六晚上，老地方。

“咦，今晚咁小人既？”風問史哥。

“唉，上次殺人王走去報警，玩到咁串仲邊有人黎丫。加上你次次都贏人九條街，係人都知你贏硬既。再

鋒利既刀，次次都耍同一招，幾勁都好都總有沉悶既一日啦。”史哥說：“你話如果你得閒輸返一兩場就好

啦。”史哥試探著。

“史哥，有D野我都控制唔黎。上到車我就會將架車揸到最快，對唔住。”風堅決地回應
“不如你試下搵D

勁少少既車手黎啦。”

“喂喂喂，唔洗道歉咁嚴重既，我又唔係要你造假，我呻下姐。”史哥立即回應道
“之不過你自己都覺得人

少左好多渣嘛。”

“唉，希望今晚個對手會勁D啦。”風望著已經坐在車箱中的對手輕聲說。

呀風瞄一下車箱內的司機，可他不知道那一瞄，將會令他的人生徹底改變。

車內的是一個女人，一個完美的女人，一件明顯上帝花了特別多心思創造出來的藝術品。她上身穿了一件

tube top，配襯著一條超短熱褲；一頭不長也不短的金頭髮和釘了六個耳環的左耳。

但庸俗的打扮並沒有令她沾上半分庸俗的氣質。一塊小圓臉配上精緻的五官，令她能完全免疫於MK妹一

詞 ----- 縱然她一身MK妹的打扮。

“佢叫恩雅，跑開山路既。佢平時都有去參加大帽山果D大皮既，今日專登黎挑戰你。”史哥說
“佢手車好

過好多男人，唔想輸就唔好輕敵。今晚現場好多都係佢Fan屎黎架。”

“賽道：屯門入元朗B仔涼粉，賽程：超短途，開賽時間：晚上十一時半”史哥簡短地把今晚的資料

告訴呀

風 “使用賽車：1300cc五速棍波小福星”

第三章 過關斬將

“吓？搵架咁既垃圾黎飛？”呀風驚訝地道 “仲要咁早就開車，條路仲大把車喎？”

“驚訝？”史哥問呀風

“又唔係~不過第一次玩D咁新穎既野姐。”風回答道。

“風哥，正正經經咁飛，好難搵到個人贏到你啦.....而家搞多D騎呢野，人地先有幾會贏你架嘛。”史哥用

身為一個莊家的口吻說：

“你知嘛，對上幾次D人已經唔係買你贏定輸，而係買緊你贏人幾多秒啦。而家搞

下D新意先有人願買你對手贏渣。”

“3·2·1·GO!” 兩車起步，其餘觀眾的車亦紛紛起動。恩雅的車佔先了半分，首先進入第一個灣角。

呀風緊隨其後，在外檔轉入上屯門公交匯處前的小直路。由於呀風面前有一架準備駛回巴士廠的62x在擋

著他的去路，他只好選擇跟在恩雅的車尾處駛上屯公交匯處。

屯公交匯處路口位，恩雅順利無礙地佔到了左轉進入元朗公路的線位，但呀風就.....

“頂丫，個路口咁多

車既點解？”風叫道。

正所謂同人不同命，只差一點點即可以再會面。呀風遲了一步到達路口，換來了一段和前車差不多有八秒

的距離。不要問為什麼呀風不強行切出路口。作為一個專業的司機，他不會做出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的

事。

在呀風窮追之下，兩車進入元朗公路時，距離縮短至約四秒。

其實呀風是有機會在進入元朗公路前超越恩雅的，因為恩雅也同樣需要面對路上有很多車這個問題。只是

觀眾們的車輛紛紛在騷擾著呀風的線位，每次呀風想打燈抽頭時，觀眾的車輛總是有意無意的把呀風的線

位給頂著。只可惜今次的戰車馬力太小，能呀風未能突圍而出。

“唔係你既錯，只要我唔打燈，揸得狼小小，佢地就頂我唔到架啦。”呀風對車子說。

之後呀風的越線動作變得更大膽。觀眾們看見了都紛紛收斂起來，始終呀風的車是缸瓦，他們的車是瓷

器，撞起上來不化算。故此，呀風才能慢慢追上恩雅。

第三章 沙龍

上到偌大的元朗公路，兩車再加上觀眾們的車輛總算盡情飛馳。可惜元朗公路上密集式的固定快相機卻令

人心惶惶。

"真真，假假，只要~不怕它。"呀風一邊高唱愛歌，一邊在路上飛馳。邊支相機有料到，唔通我會唔知

咩?"風自語。

其他人見呀風一點也沒有被快相機嚇怕，也紛紛壯大了膽子來。

"超，出得黎飛，洗怕快相機?"

一名駕駛著GTR34的司機一邊說，一邊踏下油門追趕一下前面的恩雅，

務求在她心中留下一點印象。

"前面連續兩支快相都堅架傻仔。"風暗笑道。

"咔嚓"一聲，一下閃光燈，立時為該名司機留住了溫度，速度，溫柔和憤怒。

這一下閃燈讓大家的士氣突然低落，始終第一名死者出現了，血淋淋的畫面著實是充滿警惕性。那名GTR

司機，怕且在停牌期間只能在家玩GTA了。

唯獨呀風，在眾人皆醉的環境下，用地板油衝刺。恩雅在後鏡中看見，心中也涼了半截。

"佢連個牌都唔

要都想贏，What a man....."

連身處恩雅旁邊慢線的某一位巴士司機也感受到呀風的氣勢，心想

"後生仔即係後生仔，係心急D。"

呀風抽頭過快線越過在中線的恩雅，再立即切回中線，此時距離快相機只有不足50米的距離，呀風可以準

備和他的牌照說再見了。

但只見呀風在越過恩雅後繼續把車子靠向左邊，然後一下拖波，五檔轉三檔Double Clutch，強行把車子

拉慢，再地板油，在極接近慢線那架巴士的旁邊的位置衝過了那台快相機。

在巴士的掩護下，呀風避過了快相機的狙擊，同時也擊潰了恩雅的鬥志。

在再沒有任何意外的情況下，呀風又勝利了。

第三章 黑色的引誘

“你頭先一早就預左咁樣過我?”

恩雅問呀風，用著令每一名雄性動物都會融化的音線，和一道我見猶憐的目光。

“傻啦，呢D野邊有得預架，都係邊跑邊諗架姐。你手車都好勁丫，下次再砌過啦！”呀風用他的必殺陽光笑容攻擊。

誰不知恩雅就走到他的跟前，咀對咀地親了他一下，然後在他耳邊輕聲說道：“下次唔砌車，砌第二D野，好冇呀？”

說完後更伸出她小巧的舌頭，輕輕舔著呀風的耳垂，令呀風的腦袋頓時失去應有的思考功能。

“點姐，請我食少少野得嘛？”恩雅輕聲說。她說話的聲音總是很輕很輕，但她的每一字一句卻能深深地鑽進呀風的腦袋內。

可能由於恩雅的一顰一笑都實在太過誘人，所以呀風驚訝地回答道：“下？係呢度比你食？好多人望住啲。”

“咁而家都係B仔門口啦，唔係請我食碗糖水都唔得丫～？”恩雅說：“乜多人就唔食得糖水架啦咩？”

“哦.....糖水。當然無問題啦。”呀風望一望手表，現在約十二時十分。

“仲有大把時間，慢慢食都得啦。”呀風心想。

凌晨一時十五分。

“車我返屋企好唔好？我想坐下你手車。”恩雅對呀風說

“呢架小福星都好坐？放佢都唔生啦呢架垃圾。”呀風指著他們面對的1300cc小福星說。

“傻豬，我架車一早泊左係果邊啦。”恩雅一邊按下防盜，一邊對呀風說。

實在不能再提一次，恩雅的每一個動作對男人來說都是一種誘惑。像她現在，穿起了一件緊身黑色皮外套，手輕輕叉著腰，身體微微向前傾地按下防盜。試問有那個男性能拒絕當她的司機呢？

“Subaru Impreza WRX STI，好車！”

呀風出自真心的讚美，並從恩雅手中接過車匙，坐上了駕駛席，發動引擎。

“小姐去邊呀？”風問道

“請你飛一轉大帽山比我睇下丫。”恩雅突然用硬朗的口氣說道，一改一直溫柔的語氣。“我唔想再輸比任何人啦。”

“大帽山？”呀風看一看錶，一時三十五分。“都得既，你本身住邊架？”風問道。

“我住油塘”恩雅邊回答，邊輕撥頭髮。

“得，無問題，就飛比你睇下。”風回答。

其實自坐上駕駛席一刻開始，呀風早已想試一下這架四驅的極限了。

“轟”引擎發動，一聲subaru引擎獨有的咆哮聲震天而響。

“嘩.....架野.....齊料架啲好似。”呀風說。

“無料點做我架車呢？”恩雅說道，依舊是溫柔並帶著誘惑的聲線。
“請你好好對待佢，佢第一次比我以外既車手揸架渣。”

第三章 示範教學

“唏，始終都有第一次丫嘛。”

風笑說，一邊用純熟的技術離開元朗，直上大帽山。此程車他開得不快，他

只一邊駕駛，一邊摸索著整架車的改裝。“ 嗯，STI Turbo 引擎·攪牙避震·鋸水箱·蕉中尾·大

Cooler·合金軛·頂巴·Bride & Sparco 賽車坐椅·賽車呔環·四條AD08r呔，果然好足料。”

“連水箱你都知？” 恩雅驚訝地問道。

“呢PART我亂吹既，估岩左？” 風笑說，恩雅不禁失笑。

凌晨二時十分，到達大帽山山頂。

“拿，老實講，揸住架四臨飛山呢，大膽就得架啦。因為條路會有對頭車，所以你要分兩種跑法。一，就

係開皮既時間你地有本事搵人睇晒位報告對頭有無車；二，如果無人報位置就保守少少每個盲灣都唔走

線，無謂害人害己。” 風認真地向恩雅分析。

“乜你飛車都會顧其他人架咩？” 恩雅說道。

“作為一個專業既司機，我有責任保護每一個道路使用者同自身既安全。如果下下都要靠唔要命既跑法黎

跑，可以跑幾多次？一係差館見，一係醫院見，一係就大家黎同我上注香係大酒店見。用腦袋，用知識，

用技術既跑法，你頭先都見識過啦～” 呀風輕佻地說補上最後的那句話。

聽畢呀風這段話，恩雅對他的好感度又再上升十點。

“由於今日無人睇位，我會用保守D既跑法，保障你同我既安全。”

說畢，呀風起動，時間是凌晨二時十五分。

第三章 黑暗中的挑戰者

“噝噝噝”四條AD08r在呀風的推擠下，發出了刺耳的求饒聲。

“拿，其實你果4條咁跑乾地係好可靠既，再

加上你架係四驅就更可靠，所以呢幾隻灣你都可以盡情少少。百零八都唔怕。”
風邊說，邊望後鏡一道刺

眼的白光：“咦，有架S2000想一齊玩下啫。”

“呢架車好似好快咁，小心比佢推炒。”恩雅膽心地道

“你覺得自己手車算唔算快？”風問恩雅。

“算。”恩雅堅定地回答。

“哦……咁唔洗膽心啦，我地繼續。”風說：“拿呢段小直路可以盡請踩，但盡量將架車搬出小小。因為前

面果個係盲灣，所以我地係直路盡頭既時候就直接拖兩粒波，再地板油用一個OUT – IN –
IN既線位黎

跑；如果有人睇位話你知無對頭車，你就可以只需拖低一粒，然後用Out – IN – Out
跑返條Apex啦。”風

解釋完後隨即示範一次，然後補充說：“記住，揸四驅千萬要大膽。當你覺得架車甩甩地既時候，就
更加

要地板油，因為你四條咁一齊受到強力既轉數推動之下，一定可以咬到返入黎。所以你平時要好好保
養四

條咁，如果唔係就GG(玩完)架啦。”

“……哦”恩雅正在消化中。

再過兩個灣角，風的後鏡回復一片漆黑。

到達，風望手錶，凌晨二時十九分。

第四章 肉體

“明白未？基本上你將頭先OUT-IN-IN既線位轉返做OUT-IN-OUT APEX，個速度同埋個時間都可以再突破

多D，但緊記，安全第一。”呀風把車停到一邊說。

“.....你既意思係，你仲有得再快？”恩雅用一副被嚇壞了的樣子問。

“嗯，如果揸返尾驅，可以易D慣性漂移入灣，會快好多，不過都會危險好多。不過Anyway，而家咁咪幾

好囉，又唔算慢，又安全。”風伸伸懶腰，懶洋洋地說道。

“跑山唔Drift，不如跑返公路，仲好玩。如果你

堅持要玩山既，換車吧啦。”

“我唔想換車喎，因為呢架車個內籠夠晒闊絡。”恩雅說著，把身驅慢慢騎上呀風身上，說
“做咩面都紅晒

姐，未試過係車入面？連呢D野都未試過，點做車神呀？”恩雅說著，一邊把自己的外套退去，一邊解開

風的皮帶。

“我.....我地好似岩岩識左無耐渣喎，會唔會快左D丫？”風一邊問，一邊幫忙脫下恩雅的衣服。

“乜車神都會以嫌太快架咩？”

恩雅一邊說，一邊把舌頭在呀風赤裸的上移動著。一陣蘇麻的感覺震懾呀風

全身的神經，呀風的腦海中傳來一聲自己下半身的呼喚 “Body listen ! I’ ve control, NOW!!!!”
在下半身發號

施令後，呀風盡情地讓自己的慾望發洩，狠狠地進攻著恩雅每一寸白晳如雪的肌膚。兩人漠視車箱內有

限的空間，雙方靈慾一致地大開大合地交纏著。什麼關芝琪、什麼演唱會，呀風都統統拋諸腦後。兩人

在如此糜爛的氣氛下，又怎可能發現到停泊在他們不遠處的那一輛S2000呢？

完事，風望錶，三時十分。

“差唔多啦，車你返屋企啦好嗎？”風問。

“嗯”恩雅羞澀地回答道。

路上，恩雅對呀風說

“風，雖然我頭先咁樣.....但我其實唔係一個隨便既女仔黎架。你可唔可以唔好當我係一個SP，做我既男朋友?”

風虎驅一震，連聲音都震起來地說：“男.....男朋友？我地會唔會個次序有D錯左呢。應該你問完我做唔

做你男朋友，先再進行頭先果個活動架下話。”

“嗯.....你唔鐘意我？”恩雅眼泛淚光地問。再如此標緻的臉孔下襯托著的那顆淚珠，顯得特別清晰。令她

剛才的一句 “我其實唔係一個隨便既女仔黎架” 變得更有說報力，至少在風的心中是。

第四章 致命錯誤的開端

“.....老實講邊有男人會唔鐘意你架，只不過你都要比少少時間我地去了解下對方架。我地前先確實係對

雙方既身體進行左一定程度既認識，但我地心靈上既交流都仲唔算太多渣嘛。我絕對唔討厭你，但可惜

我係一個對感情好認真既人，我怕我如果選擇同你拍拖，就會逼你同我結埋婚。到時你無得再溝仔，無

得再著暴露既衫，無得再去浦，我怕你會後悔丫。” 風說，說完沒半點面紅。

“我唔溝仔，又唔去浦，淨係鐘意玩車。你覺得我著得暴露我以後就著返多D布，我唔介意架。不過我明

既，我係你地D男人心目中，一定係一個又隨便又濫既女仔黎既。我唔逼你，我會用時間同行動證明比

你睇，我唔係一個你心目中所想既女仔黎架！” 恩雅激動地說，滿面淚光。

“你唔好咁啦，我信你，我真係信你。到啦到啦，油塘邊度丫小姐。風笑著問恩雅。

“係呢度放低我，幫我泊架車去前面個停車場，將條匙交比入面個管理處度啦唔該。” 恩雅滿面淚痕地說道。

“你.....你乖啦，唔好再喊啦。呢度係我個電話號碼，你聽日訓醒打比我啦，乖啦。” 風拿起恩雅的手機輸

入著，看到恩雅手機上的桌布，是一張她和貌似她的媽媽和妹妹的三人合照。風心中又對恩雅改觀了幾分。

恩雅接過手機，破涕為笑，道：“好丫，唔準呢我架。” 然後慢慢下車，踏著輕快的步伐回家去了。

風一邊泊車，一邊心想：“唉，出黎玩最錯就係留名留姓再留情，我而家衰晒三樣.....唉。”

風看看手錶，凌晨三時四十五分。

第四章 靈魂

風看看手錶，凌晨三時四十五分。

風致電芝琪：“喂，訓左未丫？我係你樓下啦。”

“未訓.....但好眼訓啦，不如你買上黎比我食啦。”芝琪用剛睡醒的聲線說道。風心知道她一直在等待他的

來電。想到這裡，風的胸口不禁抽搐了一下，回應道：“好，咁我求其買少少野比你食啦。為免你訓著，

你落黎帶我上樓啦，順便唔洗比個實Q問長問短。”

“嗯.....十分鐘。”芝琪簡短的回應道。

然後睡眼惺忪的芝琪出現在家樓下，把呀風帶到她家裡去。

“你自己住？”呀風問開始清醒起來的芝琪。

“呃.....你覺得如果我同屋企人一齊住的話，我會三更半夜帶你上黎？”芝琪反駁。

“.....你講得啱。”風回應。

“風呀，上次你都未答我。”芝琪說。

“答咩？”風說

“我問你係咪想溝我呀，上次睇Eason之前呢。”芝琪說

“.....”風沉默

此時芝琪把身軀靠到呀風的肩膀上，問道

“你鐘意我D咩？我又肥又矮，成粒馬蹄，又成日傻下傻下。”

“.....我都唔好得你幾多姐，我除左識揸車，識講兩句英文，得間昆下鬼佬，我仲識咩姐？我咪一樣唔知

你鐘意我咩。”風回應。

“呃.....係囉，有時D野可能就係咁，你又唔知，我又唔知。咁你覺得，我地好唔好拍下拖，花少少時

間，一齊去搵下個答案出黎呢？”芝琪低頭問道。

風用行動回應，他用手輕輕抬起芝琪的頭，向著芝琪微微乾燥的嘴唇親下去，很輕，很輕。這晚，他們

沒有再做什麼，但他們的關係已進了一步，不在肉體上，而是在靈魂上。

這夜，芝琪不禁認為呀風是個君子，沒有在這絕妙的晚上佔有她的軀體。但到底呀風是已經有心無力，

還是真是一個正人君子呢？這個答案，相信就只有呀風知道。

第四章 噢賣吉

翌日

“小風風，起身啦，遲到做義工啦～”芝琪甜蜜地一邊說，一邊親上呀風的咀巴。

“嗯.....小風風係咪叫緊我呀，小琪琪？”風半張著眼說道。

“呃.....好難聽丫，唔準咁叫我。”芝琪扮著鬼臉說道。

“你又呃，同埋你覺得小風風好聽咩？”風問。

“唔好聽，但我鐘意叫。快d刷牙洗面啦，要行啦，我地今日去探老人家呀。”芝琪嬌柔地說。

“唔知我老左有無人會黎探我呢？”風開玩笑地道，誰知卻換來一個認真的答案：“你老左我會陪住你，照顧你。我唔會要你一個人孤令令架！”芝琪認真地說。

“呀芝琪姐你同過幾多個男仔咁講？”風輕佻地問道。

“無.....我未拍過拖。”芝琪說。“尋晚果一吻，係我既初吻。”

“奧。賣。吉”這三個字頓時出現在呀風腦海之中。

中午，老人院。

“悶死人啦，都唔知係度做乜鬼。”走到一旁偷懶的呀風心想。突然，電話響起。

“喂，呀風，我訓醒啦，你係邊丫？”電話筒那邊傳來了恩雅獨有的聲線。

“我.....我開緊工呀。”呀風說完，隨即記起泊了在屯門的的士和元朗的小福星。

“你等等，我一陣打比你，處理左d緊要事先。”風切斷了對話，再立即致電自己的替間司機和史哥，拜

託他們把車子處理掉。幸好他們都很樂意幫忙一下。

“小風風！咪再偷懶啦，過黎啦！”芝琪叫呀風。

“知啦知啦，而家黎啦。”風半跑半跳地過去，心情愉快。

第四章 最難回答的問題

是夜，風回到家中。

“係啦，返到去啦。嗯，你沖涼先啦，我都要去沖個涼先，之後要訓啦，聽日早更。係啦，我聽日八點打比你叫你起身返工啦，拜拜。咪咪咪，錫完三下啦，乖啦，拜拜。”風對著電話中的芝琪說。

剛掛掉，電話又響起。

“喂，我等你電話等到而家啦，你又話打返比我？”話筒傳來一點飲泣的嗚咽聲，是恩雅。

“呀.....我一時唔記得左，對唔住。”風真心地道歉，同時真心地感到內疚。

“你係邊？”恩雅問。

“屋企囉。”風回應道。

“住邊，你唔話我知既話我就即刻週圍唱你趙完鬆。”恩雅堅決地說。

“.....屯門翠寧。”風無奈地道，生怕事情會傳至芝琪耳中。

“好，煮定野食等我後，我到左之後就落樓下接我。”恩琪說。

“吓.....喂，喂？”恩雅已掛上電話。

恩雅到達風家中，食著風煮的即食麪。

“嗯，算你啦，真係煮定野比我食。”恩雅吃著最後一條麪條說。

“梗係啦，唔怕你小姐又嬲咩。”風悔氣地說。

“食飽飽，不如你比d甜品我食丫。”恩雅說著，就走到風地跟前抱著呀風，一邊用舌頭輕舔著風的

上
身，雙手一邊解開風的皮帶。

風欲把她推開，卻又聽到了一聲“Body listen! I've control!!!!”

他坐在沙發上任由恩雅的舌頭咀巴遊走在他的身體每一處地方，亦任由自己的慾望隨心而發。

再一次，完事。兩人一起到浴室洗澡。

“你好咸濕呀風。”恩雅嬌滴滴地說著，風默然不語。

回到床上，恩雅靠在風的身上玩電話。

“你呀媽同個妹同你三個都好似樣。”風說。

“.....我唔想瞞你，果個係我個女黎既。”恩雅一字一字地吐出來

“你結左婚？”風驚訝地道。

“難道是傳說中的仙人跳？”風心想。

“無。我細個果時唔識諗。”恩雅簡短地說道，然後是一陣沉默。良久，淚從恩雅明亮的雙眸內慢慢流

出來，說“如果你嫌棄我，我會明白架。”

由於風的下半身已退出腦部位置，他現在有點反應遲緩。又或者各位讀者試一下代入呀風的角色，

思考一下這條作者認為一生中最難的問題，應該要如何回答呢？

第四章 黑與白的簡介 (於8月4日補完「紅字」)

“我唔會，我唔會嫌棄你。”風堅定地說道，緊抱著恩雅。

風作出了回應，一個讓他自己可以被英雄感和慾望充斥全身的回應。

翌日，風六時半起床，望著床邊的恩雅道：“你慢慢訓啦，記得差唔多就要起身返工啦，我去開工先啦。”

“過黎，過黎。”恩雅懶洋洋地說，然後一手環抱著風的脖子，給他一個吻。“嗯，好啦，一陣再電聯啦。”

就這樣，呀風過著了讓他精神分裂的日子，讓自己周旋在天使和魔鬼之間，無法自拔。

他一邊感受著芝琪的開朗和樂觀，同時亦一邊接受著恩雅黑暗的引誘。

芝琪和呀風相約到圖書館處。

芝琪說：“風，你知唔知呢，我第一個暗戀對像就係做圖書管理員架啦。”

風回應道：“哦.....你又話你未拍過拖，原來扮晒野既。”

芝琪輕力擊打呀風的背，說：“食屎啦你，都話暗戀呀，知唔知咩叫暗戀呀？”

“咁你精神上都唔係第一個鐘意我啦。”風拉長咀巴說。

“你呢？你又好純情咩呀車神風先生？”芝琪問道。

風突然一面認真地說：“唔係，我完全唔純情。我同過好多女人拍拖，甚至發生關係。但你知道嘛，你係我既初戀。”

“呃.....你都幾厚面皮架喎。”芝琪說。

風仍舊認真地說：“咁.....如果初戀既定義係「第一次愛上一個人」，咁你確實係我既初戀黎架。”

“不過如果照呢個定義，我就唔係你既初戀啦。”風突然大笑道。

芝琪一面愁容地說：“咁.....咁你都講得啱既。唉，早知唔好對你咁坦白啦。”

風的心臟猛地抽搐了一下。一番打情罵俏的說話提醒了風，他沒有資格面對芝琪。

二人離開圖書館，天色已漸暗。

" 琪，我車你返屋企好嘛？ " 風問道

" 吓，你有揸車黎咩？你今日明明唔洗開工架。 " 芝琪說

" 我今日揸左自己架私家車黎。我泊左係隔離個停車場渣嘛。 " 風說

" 呃.....我都好有興趣睇下車神架私家車係咩黎啫。 " 芝琪剎有介事地說道

二人慢行，至停車場處。

" 嘩，好靚喎你架車。好貴架？ " 芝琪不懂車，但她第一眼就認為風的車很是漂亮。

" 呢架車叫EK4大TEC。係HONDA CIVIC既一款算係舊式既車。唔算貴，三四萬就有一部二手。 " 風說

" 係咩？哈哈，我唔識車架。不過估唔到你會揸架咁普通既車啫。你鐘意架車D咩？ " 芝琪問

風望著芝琪，望了很久，然後才回答道：" 同我鐘意你一樣囉，感覺。 "

" 啐，扮晒野。 " 芝琪很甜很甜地笑道。

二人上車

芝琪坐在乘客席。浦上車便把安全帶扣好，然後緊抓著坐位邊的扶手。

不過車子並沒有如芝琪所想一樣高速地行駛，反而是用一種不快也不慢，很舒服，也很平穩的速度前行著。不管路上的ALTEZZA，AUDI TT，對風作出各種挑釁，他都不為所動。

他早就把全副心神，放了在芝琪身上。

然後，到達。

" 風.....我以為你頭先會飛車添。 " 芝琪說

" 你嫌我揸得太慢？係咪令你失望呀？ " 風問

" 唔係唔係唔係，我只係以為..... " 芝琪突然在腦中找不到適當的詞彙

" 我明我明。首先第一，我唔捨得咁快送到你返屋企。 " 風笑說，芝琪也甜蜜地笑了起來。

" 第二，我唔會將我愛既女人放置於一個危險既情況之中。 " 風說

" 你對你自己無信心？ " 芝琪問

" 我係對路上面其他車無信心。 " 風說

" 第三..... " 風突然低頭，情緒有點兒郁悶的說：" 我地生命中不能控制既事已經太多啦。我鐘意揸車，就係鐘意可以徹底咁控制住架車。如果因為我比人印象係揸車好勁而令我次次揸車都要揸到飛咁

快，我情願以後坐巴士。 ”

“ 明白。多謝你呀小風風。 ” 芝琪一邊說，一邊把嘴唇輕輕地印在風的左邊面龐上 “ 我走啦 ” 芝琪下車。

風想下車，想抱住她，想向她說他有多愛她，但風的身體卻讓他默默地向芝琪揮手道別。

待他確定芝琪已安全地上樓去了，他才狠狠地踏下油門，讓剛才那架溫文儒雅的純白色EK4，化身成為夜的惡魔；讓它的咆哮聲，代替自己發洩鬱悶的情緒。

和芝琪一起，他們會去做運動，當義工，但他們從不幹越軌的事。風明白這是芝琪的初戀，故此亦不責

怪和強迫芝琪。他們二人亦很享受這種純愛的感覺。

相反，風得知恩琪在多方面都受過了太多傷害。她從小就失去了父親，故此她一直渴望得到男性的關愛，可惜卻遇人不淑，令她一直受盡親人和朋友的冷眼對待。所有人都誤會著她是一個放蕩的女人。殊

不知風其實只是他的第二個男人。風不敢，也不想知道這是否一個謊話，因為他不想再去刺激這個已受

盡傷害的女人。他們約會只會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逛著，看一下戲，吃一下飯，然後就回家發洩過剩的精力。

第四章 為了你

又一個星期六晚上，又是那老地方。不同的是，今晚場面極奇熱鬧。今晚是呀風在這半年多來所見過的，最熱鬧的一夜。

“嘩，史哥，今晚做咩咁多人既？”風問道。

“多人，就可以好多原因既。原因之一，同今日你地要揸既車有少少關係啦。”史哥指著油站旁的兩輛的

士。的士，兩種色，一紅一綠。

“今晚.....砌的士咁搞笑？我日日都揸架啦喎。”風望著那邊那架和他平日開工一樣型號的的士。

“係丫，的士車神用的士飛車，都幾吸引人架。再加上今晚買你贏有一賠三既賠率丫嘛。”

“買我有一賠三？今晚個對手好勁？”風興奮地說道。

“我同D觀眾講佢係綠的車神囉。不過D觀眾都係支持你多D，一面倒買晒你贏。”

“吓，咁果條友真係好勁既？”風擔憂地問道：“如果佢係流既，今晚咪賠死你，史哥？”

“條友係流架。佢揸綠的架渣，可以勁得去邊？”史哥說：“不過咁，如無意外呢你今晚好有可能會輸

比佢。”史哥一邊說，一邊把一部相機放到風的眼前。

“拿，呢度有條片，主角就係你同恩雅，內容就係你兩個敦倫，丫唔係，係性交既片段。你可以睇睇先。”

風看著，怒火中燒，說“你同恩雅係夾埋既？”

史哥冷靜地回應道：“錯。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件事係唔關恩雅事既，你見佢同你咩果時咁投入就知

啦，邊有咁好演技呀。當日我一見你望住恩雅個樣就知你想點啦。所以我就靈機一動，一路跟蹤住你地。本來係大帽山度都比你走甩左，但又估唔到你兩個咁大個膽係呢D地方度做D咁既野喎，咁我咪影

黎作個留念囉~”史哥一口氣地說。

“你係果日架S2000？果然係垃圾。”風辱罵道。

“嗯，而家呢個垃圾呢，就想你係今場賽事度輸得好好睇睇，之後個垃圾就會比返晒所有既片同相你

· 然

後大家就可以老死不相往來。點睇？”史哥問道。

風欲揮書擊向史哥，卻被史哥避開了。史哥忙說道：“喂喂，如果我有咩事，話唔定條片聽日就會上晒Youtube架啦。

風心中悔疚，為何當日如此輕易就在公共場所幹出這等事情；為何會察覺不到那部S2000是史哥，為何要

將本已受盡很多傷害的恩雅拖下水.....

想到恩雅，風屈服了。

“好，你記住唔好呃我，我要條片係呢個世上徹底消失。如果唔係，就算你走到去邊，我都會搵到你，同你算帳。”

“一言為定。”史哥向風伸出友誼之手。

風看也不看史哥一眼，默默走向紅色的士，坐進車箱。

毫無疑問地，呀風輸了給小巴車神，而且輸得很難看，很難看。難看得任誰也看得出風在造假。

終點，人們怒罵。

“食屎啦風，學人砌假車，我對你好失望呀。”一名呀風的長期粉絲說。

“當日由你砌贏大發開始我就睇你

賽，估唔到你場場到出盡全力，係呢場咁樣放水法。不過你設個局設足半年，咁有耐性，我果六萬銀抵

比你殺既。”該名觀眾不留情地挖苦著呀風。

一時之間，漫罵之聲四起。但此刻的呀風對這些指責一概毫不理會，心中只有一個念頭。

“我輸左啦，而且睇情況我以後都無機會再返黎賽車架啦，可以放過我同恩雅未。”風問史哥。

“無問題無問題，大家求仁得仁，你守承諾時我都守承諾。”史哥把整部相機連記憶咭交到呀風手上，並說

道：“你放心，我無留COPY既，因為你已經無晒利用價值啦，我亦無興趣不停去重溫你同恩雅既AV。我

今日執左差唔多四球野，我送埋部CANON比你返去同恩雅再影多D靚相靚片呀。”史哥說道。

風拿著相機，忍受住觀眾們的責備和內心的悲憤，默默地轉身走去。

第四章 - - - 補完 (1)

風回家，恩雅在家中等著，滿面怒氣。

“小風風，你今日唔記得拎電話出街呀。”恩雅向風說道，然後淚已從她的眼珠兒流出。一滴，兩滴，然後暴雨梨花。

“點解，點解你有左我，你仲要出去溝女。點解你當日話唔嫌棄，但結果又係要傷害我！點解呀！”恩雅崩潰地說道、歇斯底里地叫喊著。

風走向前，緊抱著恩雅，說道：“對唔住，好對唔住。成件事好複雜，我唔知點向你解釋好。但總之請你相信我，我對你係認真架。為左你我可以犧牲任何野，任何野。”

“你為我犧牲D咩呀風哥？”恩雅激動地問。

“我為左你，我星期六晚以後都唔再去飛車，費事你又話我去溝女。”風說。

“點好意思呀風哥，你次次星期六可以食又拎，又有錢收又有女溝。”恩雅說道，情緒開始冷靜下來。

“唔啦唔啦，為左你，我唔再參加非法賽車啦。”風低頭說，又想起了今天被辱罵的情境。

恩雅感動，抱著呀風。“我都對唔住，我唔應該偷睇你部電話。我信你會好好處理，而處理完之後你一定會留係我身邊架，係嘛？”恩雅一邊說，一邊親吻著風。慢慢地相擁，慢慢地褪下大家的衣褲，然後又在一次進入靈慾的世界內。

這是他們的溝通方法，唯一的溝通方法。亦是芝琪和呀風一直未能用到的一種方法。

靈魂和肉體的決擇，天使和魔鬼的交戰。

然而在這場交戰中，芝琪作出了讓賽。她去了法國里昂比賽兩星期，這兩星期，恩雅佔決優勢。

“.....我有左呀”恩對風說。

“吓.....咁點算。”風問，和正常男人一樣的反應。

“.....你覺得我地可唔可以養多個BB?”恩雅問。

“唔可以，養你一個女已經好辛苦。”失去了賽車和“風狂”的士客的呀風，收入大不如前，所以風直接地說。

“得，你唔洗再比說話我聽，我預左你會咁講。我唔會要你煩既，你放心。”恩雅鐵起臉說道，一邊忍住淚水。

然後恩雅便帶著女兒靜靜地離開風的家，回家去了。

第四章 - - - 補完 (2)

一直以來，風的靈魂和肉體都被撕成兩份。終於，兩個女人都暫時離開了他，他終於可以一個人靜靜地感受一下自己。

星期一，風早上如常工作。

不同的是，他沒有再一邊Whatsapp，一邊駕駛。他覺得有點舒一口氣，但同時又有點兒寂寞。他突然覺得日子就如回到了未遇上史哥，未當上車神，未參加過賽車，未認識恩雅和芝琪的那時一樣。

對，原本的他，根本就是一個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的士佬」。

"但係點解，我會覺得好似失去左好多野咁既呢？"風自問。

從結果邏輯上來說，一個一直只擁有一元的人，和曾經擁有過十元，但最後失去了九元，剩下一元的人，是無甚分別的。因為此刻他們擁有的，都是一樣。但人性，卻令曾經擁有過十元的那個人，比一直只擁有一元的那個人，生活得更不愉快。

現在的呀風，比當初的呀風，生活得更不愉快。

他把的士上的音響調大

"隨著大眾的步伐 望人人漸遠 變了更真實 不再尋夢 害怕失敗 誰來扶助我
怕再次孤獨 獨我唱歌 誰作附和~"

同樣的歌，同樣的車，同樣的路，同樣的人。

為何，如此同樣的情境，會讓人有如此不同的感受。

突然，電話響起，來電顯示，是哈皮。

「喂，風哥呀？你.....你係咪以後星期六都唔會再出現架啦？」哈皮問道。

「哈.....你覺得我入左去仲會有命出得返黎？」風笑問。

「.....咁又係，你今晚得唔得閒？」哈皮問。

可能今晚的確是風在這一年內最空閒的一天了。

「得閒，你想搵人出黎打我一身？」風問。

「傻啦風哥，今晚出黎飲杯野丫。屯門置樂雅仕堡等，十二點。」哈皮道

「好，到時見。」風說

"When you lose everything, then you are a free man."風自言自語說，然後把的士中的「的士司機證」反轉。

然後，的士到達北角一間酒店，一對外國遊客拉著一堆兩堆的行李上車，風主動幫助他們把行李放到車尾箱。遊客的行李不算太多，但風卻依然把車尾箱打開，然後用繩子把稍稍打開了的尾箱連同行李固定好，形成一種「行李太大，要

打開尾箱才裝得下」的樣子。

這是一名的士前輩教呀風的技倆。這樣別人就看不見的士的尾車牌了。

“Airport please.” 遊客說

“no problem.” 風回應道

然後風由北角出發，經紅磡隧道，葵涌道，青山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再轉上回屯門公路，汀九橋，青馬大橋，最後到達機場。

車子停泊好，風在咪錶上按幾按，連附加費，\$978元。

“Thanks very much. Have a nice ride to home.” 風說

“What? A thousand? How come it cost so much?” 遊客問道

“well, can you see how many tunnels and highways we have been through ? All the highways in Hong Kong cost a lot. Next time you better take the bus to airport. It’ s much cheaper.” 風冷靜地回應道。

“.....all right man, thanks. Keep the changes.” 遊客向風交出一張一千元鈔票。風知道自己過關了。

“thanks for the tips. Let me get your luggage for you.” 風說，祭後走到尾箱。把行李搬出來。搬行李的途中，風從遊客們的購物袋中，抽出了一台平板電腦，放到尾箱的暗格內，然後再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把一堆二堆

的東西放上手推車，再交給遊客們。

然後，風駕車離去。

到遊客發現時，風已下班了。

遊客在機場報警，但他們不知道司機的名字，不知道的士車牌。就算柯南再世，也查不出個什麼來了。

這是風駕的士以來第一次行騙，他把的士老前輩教的技術都使出來了。

果然，心情很奇怪。有罪惡感，又有點刺激感，也有點成功感。

和他週旋在兩名女人中的感覺有點相似。

是夜，哈皮和風會面。

一見面，哈皮就放下十萬元交予呀風

「做咩。」風問

「你果日砌假車，我買對家贏左三十萬，我覺得分十萬比你好應該。」哈皮說。

「你同史哥夾埋既？」一陣敵意的情緒出現在風的心頭上。

「唔係唔係唔係。不過個日你個盤開到水位咁高，你行埋去架車度果時個樣又咁怪。以我睹馬睹波咁多年咁經驗，我就知果日一定會開對家。」哈皮扯高氣焰地說。

「哈，都算你醒目。」風苦笑道

「所以我咪問你星期六返唔返去囉，我諗住史哥會用真真假假呢D招數去吸引人落注嘛。不過你又係既，上次做假做到咁明顯。」哈皮說，怪責呀風。

「其實....哈哈。點都好啦，你呢十萬銀收返啦，係你自己睇盤分析叻姐，唔關我事。」風對哈皮說。

「咁，我同你睹十萬。我識左你咁耐都未同你飛過。黎，我今晚揸左我架掃巴黎。我一陣可以借我架FD2比你，或者掉轉都得。

「飛車.....好！但你兜一兜我去個翠寧停車場，我揸自己架車同你砌。」風說

「你除左架的士，仲有私家車？」哈皮問。

「嗯。」風冷冷地道

「飛車，又係飛車，飛贏我又點？上報紙頭條？定新聞呀？飛車，有咩意義。」風心想。

到停車場

「大TEC？你諗住用呢架野同我架掃巴砌？」哈皮問。

「係咪睹十皮？」風問

「係，太大？」哈皮反問

「好，上車。下路出荃灣愉景新城，今日好早開工，唔想玩咁耐。」風說，然後坐上駕駛席。

他定神看著空無一人的乘客位。

他想到了芝琪，也想到了恩雅。

「如果我死左，唔知你兩個邊個會傷心D呢。」風自言自語。

車子開動，在不算太夜的夜裡，風瘋狂地駕駛著。

即使二人車子的馬力相距接近一倍，神奇的事依然發生著：哈皮的車半點也接近不了風的車。

風的車用接近暴力的方式駕駛著。四條輪胎的嘶啞聲響徹天地，縱兩車相差近六個車位，輪胎嘶叫聲的迴盪仍教哈皮感到風的情緒。明顯地，風很抑鬱。

又到達一個迴旋處。風的車接近失控地直衝向迴旋處的左方，然後一下腳踏剎車，一下手剎車，風強行令兩前輪驅動的大TEC進行四輪漂移。可惜，這根本只是一次超速的「推頭」罷了。

眼看車子將會失控地撞向迴旋處的石壁，風快速地一腳「踢」向離合器。剎那間，車子「推頭變甩尾」。

原來一下急速的離合器作用令車子在極極極短暫的時間內失去了動力。大T E C是一架前置引擎的車。前重後輕令車子在零動力的情況下由前重心主導車子。所以車子的尾部在失速時自然會不其然地向外「甩」出去，就如同平常「甩

尾」的動態一樣。

不同的是，這樣的「甩尾」如果失敗了，是會致命的。因為車速要比平常快得多。

「咁都救得返，命不該絕。」風自言自語地說。

最後，兩車順利到達終點。

「你真係太勁，我架車馬力大你咁多，都比你放爆。」哈皮說

「無，我唔係勁。我只不過係唔要命姐。」風說

第四章 - - - 補完 (3)

到恩雅重新回到風的家中，是一星期後的事。她孤身一人，臉色蒼白地坐在風的家中，不說一話。沒有解釋任何東西，只冷冷地向呀風丟下一句：“我既事處理好啦，你亦唔可能再丟低我啦。”從此，恩雅沒再回到過油塘的家，半次也沒有。而風，亦再沒有聽到恩雅提及過她的女兒，半次也沒有。

芝琪回港，在機場開口致電呀風。

“喂，小風風，你有無黎接我機呀？我係法國又輸左，激死我啦，不過今次總算係成績最好既一次，排第十一，我覺得自己好叻架啦。”芝琪說

“芝琪呀，你不如返到屋企再打比我丫，我有D野想同你講呀，但係又唔想你搬住咁多野黎講喎。”風說

“吓.....你真係無黎接我架？原來就算終於打了勝仗，無人在前面的機場，迎來閘門外分享。唉，心淡。”芝琪笑說。

“.....我要開工丫嘛，你返到屋企再打比我啦，收線先啦。”風說。

“好好好，知道啦。”芝琪沒趣地回應道。

回家，芝琪再致電風。

“喂，我返左屋企啦，劫死我啦，要一個弱質少女搬住一架波車同兩件行李由機場返油塘，我憎死你呀。”芝琪撒嬌道。

“芝琪，我地分手啦。”風說。

“.....”沉默

“我話你唔接我姐，唔洗分手呀.....我講笑架渣話憎死你，唔係架唔係架。”芝琪慌亂地說道。

“芝琪，唔關事架。係我，我識左第二個女仔，係我花心，所以我地分手啦。”風說。

“呃.....即係我比唔上果個女仔？”芝琪問。

“我同佢上左床。”風忍住心中的內疚、悔恨，一字一字地說出。

“總之，我唔可以同佢分手，所以我要同你分手，對唔住。”風為芝琪的心，補上最後、最狠的一刀。

電話筒內只剩下沉默。一起做義工的回憶，一起打保齡球的回憶，初次拖手，他初次抬起我的頭，親吻我，所有所有所有的回憶，都伴隨著眼淚，湧出來。

痛，痛，痛。雙方都感到很痛很痛。但當然，芝琪的痛要比風的，痛上一千倍，痛上一萬倍。

然後，芝琪消失在風的生命中。

第四章 - - - 補完 (4)

然後，風的生命中只剩下恩雅。

大 T E C 的乘客席，終於成為了恩雅獨佔的位置。

「喂，後面架爛鬼貨VAN係咁推你，爆開佢啦。」恩雅對風說

「人地推咪由佢推囉，我想慢慢揸，我地又唔趕時間。」風說

「妖，無鬼用。」恩雅說「以後我揸。」

風突然收到了一點刺激，心酸的感覺，慢慢從心臟開始擴展致四肢，再到腦部。風雙眼有得紅，鼻子也有點酸。他感到自己有點受傷了。

然後，不要命的衝刺發洩再一次出現在路上。不同的是，現在是大白天，而風的旁邊，坐著恩雅。

以高速在左穿右插，以高速在滿是車子的公路上轉向，以高速冷卻自己憤怒的情緒。

回家的屯門公路，三分鐘就完了。

風縱使真的很快很快，可惜他仍然快不過時間，仍然追不到後悔。

如果，他從沒沾上過恩雅，會有不同的事情發生嗎？

會仍然是車神嗎？會仍然每天被人指定車牌CALL車嗎？會仍然成為人們的偶像嗎？會仍然和一個懂得愛人，尊重人，支持人，感謝人的女朋友一起嗎？

速度不能給予他答案，要命的漂移也不能給予他答案，身旁的尤物，更不能給予他答案。

以上的所有，能夠給予他的，就只有發洩！

原來生命中能控制的事，又減少了一樣。

終章 如無意外

轉眼，六年。

六年間，風和恩雅的感情轉變了很多。靠性來維繫的階段很快便過去了。他們兩人的性格南轅北轍，風愛

爭名，思雅卻偏愛平淡。風想再次參加非法賽車，想再當一次車神，恩雅卻不批准，因當年的一句“為左

你，我唔再飛車。”

二人在六年間多次爭吵，多次嚷著要分手。但偏偏命運就像在作弄著他們二人一樣，每次在分手的最後關

頭，就總有一人會讓步，然後和好如初，然後再迎接下一次的吵架。

他們成功地佔有了對方，甚至成功地把對方佔有至生命除了自己便什麼也沒有，但結果，他們得到了什麼？

他們對為對方犧牲了很多，但犧牲可以留住一段關係，卻留不住一個靈魂。

沒有開始過的關係，往往能帶給人最多幻想。六年間，每分每秒，風的心中都有著芝琪。

這六年間，有一樣叫Facebook的軟件流行起來，亦令風的心中起了異樣。

他不是要和芝琪再繼前緣，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但他很想知道這六年間，她過得怎樣。亦很想通過一

張平凡的頭像，看一下芝琪的樣子，縱使六年間芝琪的樣子在他的腦海中從未模糊過半點。

他不停地搜索，中文名字，英文名字，但依然什麼也找不著，直致他鍵入“關節技”三個字。風在Google

中找到了一份網誌，寫著“關節技的生活點滴”

網誌的主題上，寫著“I LOVE U，我要堅強，要做最堅強的泡沫。”網誌開始的日期是四年前。

網誌的內容全被密碼封鎖著，風試著去破解。風鍵入不同關於芝琪的資料，但卻全都失敗而回。直致他鍵

入“fung”，網誌打開了。

一打開，映入眼簾的，是一張張芝琪的自拍照。她把頭髮熨得捲曲，臉上帶著一貫天使般的笑容。

然後每一篇日誌都記載著芝琪這四年來的生活。她的快樂，失意，傷心。

每當風閱讀到芝琪交了男朋友，和男朋友浪漫的經過時，他的心都覺得很難過。每當看到她和男朋友吵架

分手，他又會無故地爽起來。他突然明瞭到自己是一個何等自私的人。他親手放棄了芝琪，但又不想別人

得到她。想到這裡，他覺得很討厭自己。

風從尾到頭地把日誌閱讀，當他看到最初的第一篇日誌，他整個人都崩潰掉，他的淚不能自控地湧出來，

他的心不能自控地抽搐著。他突然覺得很熱，很熱。好像有一道火焰正從他的內臟燃燒至他體外每一寸皮

膚一樣。

終章 關芝琪的第一篇日誌

「這是我的第一篇日誌，也是我整個日誌，和我整个人生中最後一次有你存在的地方。這兩年來，我試著

去學如何去抽煙，如何去開車，如何到夜店獵艷，如何對異性隨便。

我很想去扮演你，然後去了解你為何要離開我。

但兩年過去，我依然找不到答案。我吻過很多人的唇，但沒有人能給予我溫暖的感覺。我扮演過很多人的

女友，但沒有人能給予我男友的感覺。所以我決定放棄了，我決定放棄再追溯著你。從今天起，你給我

的，就只留下關節技這一個名稱。我不會讓人這樣稱呼我，因為沒人能像你一樣把這個暴力的外號叫得如

此溫柔。這算是我對你的一種懷念吧。你會在我心中，但不會再影響到我。我會把自己練得更堅強，堅強

得就算想起你，也不會再流半滴淚。這兩年來，我成功戒掉了
“呃”，但可惜，就算我守住了承諾，那又如

何？嗯，我又想你了，眼淚又流出來了，看來我的修行還是未到家。每次一提到這個“呃”字，我的心就感

到很痛很痛。這個字是我們最初結識的話題，亦是我二十年來的口頭禪，我竟為了一個已經離開了我的你

而戒掉了它。我真的很笨，很笨，很笨。」

終章 重新連接

風看完，拿起手提電話，手指不由自主的撥著芝琪的電話號碼。

六年來，他都把這八個數字烙在自己的腦海中。只是今次，他把這號碼撥出了。

終於都撥出了。

一刻鐘，話筒裡傳來了一聲小心翼翼的“喂”

是芝琪，是關芝琪，肯定是關芝琪。

“喂，.....係我”風說。

“風？”芝琪問。

這一刻，這次通話，仿佛似延續著六年前那通分手電話一樣。

“係呀，關芝琪。”風說

“洗唔洗一黎就爆全名呀？”芝琪用一把捉摸不到她心情的聲音說道

“我.....我唔知點叫你好丫嘛。”風說

“點解你講野一舊舊既，你以前唔係咁架。”芝琪問

“我.....我緊張丫嘛。”風說

“無啦啦搵我做咩呀？”芝琪問

“無.....無野。我呢，係網度見到你個BLOG呀”風說。

“吓，Quooza果個？”芝琪問。“你.....你知道個密碼？”

“嗯”風說

“我而家返緊工丫，我今晚放工再打比你丫，好嘛？”芝琪問

風想說好，但卻想到家中的恩雅。恩雅不會笨到讓他在她的面前和別個異性通電。

“唔.....唔洗啦，我聽日趁你Lunch果時再打比你啦。”風說

“嗯，好啦。”芝琪回應道

從這通電話開始，風和芝琪的生命再度接上了。他們每天午餐時段都會通電，閒時亦會以Whatsapp傳

話，內容由淺入深，甚至連感情的話題也能談個一通。

“我睇你個BLOG見到你同個男仔分左手，你點呀？會唔會好Hurt？”風問

“點都唔夠你當年飛我果時咁Hurt囉。”芝琪說

.....

“你話到你女朋友咁衰，點解唔同佢分手，仲同佢一齊左咁多年。”芝琪問道

“唉.....我都唔知。可能我地雙方都為大家犧牲左太多野啦。如果我地分手，我地大家都會一無所有。所

以無論幾難頂，我同佢都會繼續頂。我諗係因為大家都唔捨得曾經為對方放棄左既野掛。”風回應道

“咁都幾矛盾個喎，姐係當年你為左佢而放棄左我。而家就因為你已經為佢而放棄左我，所以就唔想放棄

同佢果段關係，係咪咁既意思？”芝琪問

“嗯，大概啦。姐係好似你去間BAR度飲野。你用全副身家買左杯酒飲。點知杯野就勁難飲。但你既然都

訓晒身去買左杯野返黎，又無得退錢，你點都會飲埋落去架啦。”風試著用比喻去幫助芝琪，也幫助自

己，去明白到底為什麼會一直和恩雅在一起。

“嗯，咁都幾慘。”芝琪回應

風沒有對他說，最慘的事，是風自己已經認定了，在用盡所有，買到那杯難飲的酒前，他已經喝過了他認

為是最好喝的，由天使親自沖泡給他的，一杯名為關節技的飲料。

只是，他自己沒有好好把握著，硬要去試其他酒，結果傾家蕩產，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終章 二千一百九十一天的距離

“你今日Lunch食咩呀？” 風在whatsapp中間芝琪

“關芝琪傳來了一張圖像” whatsapp中顯示

是一張日本料理的相片，有齊前菜、湯、主菜、甜品，枱面上還有一堆壽司。

“嘩，係咪好貴架？” 風問

“二百幾蚊啦，係中環食算幾抵。” 芝回應道

風突然感到有點不是味兒。他開始發現芝琪在這六年間，已經和他的距離愈來愈遠，愈來愈遠。或許，或

許並不是芝琪走得太快，而是自己在這六年間，根本停滯不前。

在六年間，風每天都在回想當年被人叫作車神的日子。在六年間，風每天都在回想當年日入四千元的日子。

可惜，這一切一切，都隨著風喝了那一口令他傾家蕩產的酒後，化左回憶，化作了再也回不到去的記憶。

“關芝琪傳來了一張圖像” whatsapp中顯示

是一張外籍男士的相片。

“你如果見到呢隻鬼，唔好畀佢錢呀，佢係我同事黎架。你個無良的士佬，唔好車人入去Wetland Park呀” 芝琪說

風再心頭一沉。兩張圖片，兩句說話，芝琪都像在不停提醒著風，我和你，中間已經隔著了一道名為

“階級”的高牆。

“你仲記得咁耐之前既對話？” 風問

“嗯，咁岩記得姐，因為太搞笑。” 芝琪輕輕地避過了風的試探

是晚，風剛又和恩雅吵了一架。原因大約是因為呀風在吃晚飯的時候，把枱上最後一塊粟米斑塊給吃了，

而沒有留給恩雅。

風獨自走到樓下，然後Whatsapp芝琪

“喂，你做緊咩丫？”風說

“關你咩事呀，死的士佬，省D啦你。”芝琪回覆

風看著手機，有種被雷擊中的感覺。

“關芝琪正在輸入中……”手機螢幕上顯示

“對唔住呀風，我有個朋友搶左我部手機黎玩丫。”芝琪說

此刻風的腦海中一片混亂，但心情卻異常地平靜。

對，時間已過了六年，六年。二千一百九十一天。

“無野，無野。我都係唔阻住你啦。”風回應

“你唔係咁小氣嘛？風。”芝琪說

風把電話關上，沒有再回應關芝琪。不，是沒有再回應這個名字叫作關芝琪的女人。

是懊悔，是生氣，是落寞，還是悲憤？風不知道，只知有一道極極極負面的情緒正在侵占著他的身體。他

很想哭，他真的真的很想哭。

但最後，他笑了。

他笑自己的天真，笑自己的自負，笑自己的自大。

“你估人地個心入面真係仲有你咩？小風風。”風對自己說

終於，他一邊笑，一邊流出了眼淚。

最終章 浮士德的祝福

數日後，恩雅在風的電話帳單看到風不近日不斷致電同一個電話號碼。

在家，恩雅向風大興問罪。

“佢係邊個黎？點解你每日仲準時過返工，一夠一點就打比佢？”恩雅板著臉問風。

風沉默。

“你都幾勁喎，日日返工放工返屋企就對住我，你都可以去溝女？”恩雅臉上流出了兩滴淚珠。

“無，我無去溝女，真係無。我只不過係.....搵返下我以前既一個朋友。”風頑強地說

“哦，叫你小風風果個？”恩琪面上的淚已化作一道淚痕留左眼底。淚滴沿著她的臉龐掉到地上，化為污漬。

淚人兒強忍情緒，嗚咽著說：“我由第一次見到果個Message，就將果個女人既電話號碼記住係我個腦入

面，你唔洗呢我啦風，我知係佢，我知一定係佢。”

風突然了解到，不能看輕女人的妒嫉心。

“嗯。”風想不到自己還可以如何解釋。

“點解，點解你要搵返佢？”恩雅問，依然未能平伏情緒。

又是一個問題，又是一個風自己也不能解答的問題。

不同的是，芝琪花了兩年，自己扮演著風，去找尋答案。

而恩雅就直接把問題放到風面前，要求他去解答。

“我唔知，我呢排真係好唔開心。”風說

“唔開心，所以去搵佢？搵佢會令你開心咩？”恩雅步步進逼

“係。”風心想，但他沒有說出口。

“我同佢已經無可能發生任何關係架啦，你信我啦好嘛？我地只係好似朋友咁吹下水，問候下渣。我同你

一齊之後我已經無晒所有野啦，唔好連我搵個朋友吹下水你都要係度發作啦好嘛？”
風嘗試反客為主

“你覺得你為左我而無晒所有野，咁我呢？我為你放棄既野好少咩？你覺得只有你一個人付出緊咩？”恩雅說

“你要點先肯信我？”風嘗試結束話題

“我地結婚丫。”恩雅提出了一個出人意表的提議。

“好。”出乎恩雅意料，風爽快地回應道

當一個人已經一無所有的時候，他還會怕再輸掉什麼嗎？

半年後，風和恩雅在只有婚姻註冊官的見證下，成為了合法夫婦。

沒有祝福，也沒有咀咒。

就像浮士德與梅非斯特訂立契約時一樣。

浮士德亦曾經歷過全家破滅，一無所有的滋味。但最後他能夠醒悟過來，重新步向光明。

風呢？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你坐進了一架豐田皇冠四座位皮座椅的士，車上只重複地播放著一首歌，那你很有可能可以

親眼看一下那位曾被人稱作的士車神，現在已經失去了靈魂的那位呀風了。

「航程尚有幾多千百里 雲層上平靜得出奇 無聊令人回想起 其時其實我 不想失去了你 然而當時 我未能甘於 只擁有你

若是沒有這意外也許經已快樂地 重回平淡家中等你 計劃明年的婚禮 照舊或延期 其實本應這套戲 能幸福的演到尾 但我好奇 想試試企頒獎台 被讚美

原來就算 終於打了勝仗 無人在前面的機場 迎來閘門來分享 明明能共你 熱戀中收場 然而當時 有別人專機 催促我上

搭上了客機 竟然從未降落 高空裡 無辦法可以 回去了 你似是風景 縮到最細 消失了 無奈在這刻 你才重要

若是沒有這意外也許經已快樂地 重回平淡家中等你 聽著懷中的心跳 讚造物神奇 其實本應這套戲 能幸福的演到尾 但我好奇 想到處看到處飛

若是沒有這意外也許經已快樂地 重回平淡家中等你 決定孩子應該叫約翰或瑪姬 還是當初揀了你

如沒意外都分手結尾.....」

那首歌只會播到此處，然後又再重播一次.....

到這兒，浮事的這個故事完了，但風的故事還在繼續。

作者答應所有讀者，如果有一天風能重拾靈魂，作者會通知你們，讓大家能一睹他重生的樣子。作者本人也很期待那天的來臨。

<<完>>

後記

感謝各位閱讀了浮士的這部短篇作品的各位。無論你們認為這作品是好是壞，我都非常感謝你們容許呀風進入你們的記憶之中，即使只有一秒也好。

感謝大家給了我一個機會介紹這個的士佬的故事予你們。真的，很感謝。